

西園聞見錄

第二十三冊

西園題見全

卷二十六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七目錄

外編

宰相中

往行

胡文穆公廣

楊文敏公榮

楊文貞公士奇

黃文簡公准

楊文定公溥

高文義公穀

彭文憲公時

商文毅公輅

李文達公賢

呂文懿公原

岳文肅公正

劉文和公翊

尹文和公迨

徐文靖公溥

劉文靖公健

丘文莊公濬

李文正公東陽

謝文正公遷

王文恪公鏊

楊文忠公廷和

劉文肅公忠

梁文康公儲



卷之十一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七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宰相中

往行

胡文穆公廣建文二年廷試第一更名靖靖難後召入內閣在上前承顧問必據理對而以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奉旨制勅視字卽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撰進文字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裁機務退未嘗出口雖於親厚亦然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不聽時獨公之言與上意合旣退作卻封禪頌奏之

楊文敏公榮初名子榮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始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惟公齒最少最警敏上爲更名榮一日晚上御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

在出江西三司所奏言吉安鄉民嘯聚者已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卽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不下卽加兵及是奏至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公讀奏訖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永樂十八年扈從北征侍上坐帳殿上曰東宮監國久政務閑熟今歸天下事於東宮朕將老焉公曰太子孝友天下歸心稱皇上付託上大悅北征還將西征親藩有奏建文中江西所聚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曰陛下命復民業將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尙書夏原吉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姦侍講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者皆激上怒公悉委曲爲之辨解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劫掠請勅出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爲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卽良民先被害願遣一勅使撫諭之不足煩兵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永樂二十二年上又北征至榆木川大漸時太子在京公祕不發喪斂畢馳告太子太子至卽位是爲仁宗已而上知公軍中倉卒有大功明

年仁宗崩太子又去南京防奸豫變兩京戒嚴公急迎太子入卽位是爲宣宗宣德三年秋上東巡駕出喜峰塞召公問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公頓首稱善時楊公士奇退朝閉門謝客公頗通請謁上召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公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上悅故上每朝會罷有機務計議必親御翰墨坐公姓名識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付公規畫公感知遇益竭誠體國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武事尤諳練將士勇怯饋運難易邊鄙利害道里迂直無不周知故凡承顧問與計算皆能適事宜無不豫中嘉謀忠畫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時侍講王璉每與公語退謂人曰公志在朝廷不少間於燕私之時眞可謂社稷臣也

楊文貞公士奇舊名寓以字行由薦舉初授審理副成祖初以編修入內閣永樂六年以上巡狩北京詔天下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雋私語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雋言駕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輔導九年以上還南京一日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何如公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恆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殿下天資高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改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大悅仁宗旣卽位改元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請羣臣明日釋服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

后崩太宗皇帝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尙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旦朝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日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諸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宣德初公上歷代名臣奏議是年陞華蓋殿大學士公入謝頓首言北京山東賦棘歲八十萬爲香炭得無與寬詔戾上立減十五萬上初卽位聞高煦有異志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上曰若朕未有知爾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旣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幸甚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求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徙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時天下方面大臣

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尙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畜馬蕃衍已散之
軍伍尙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
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
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
賢者誰復肯仕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公又言之上曰偶忘
之吾當卽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論曰內批豈眞忘之朕
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
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使命公據此草勅止
之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
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過激尙書呂
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上頗厭之公進
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爾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
之上猶不憚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今
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

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所當論當以璽書開喻可也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毋以謙爲戒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可用也上曰然則將何如公曰試卷例鍼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上曰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宮車宴駕宣宗卽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旣得師還尙書陳山來迎見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旨令公草勅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卽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勅則吾當以聞時惟楊公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

大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納俄復召蹇夏二公蹇夏以公言入告上不懌而止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矣然言者喋喋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曰益多當如何公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當念保全之豈可惑羣言上曰吾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幸甚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勅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日益親而陳山竟疎斥之旣久召公問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辭甚懇切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譖當益發兵誅之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上召公與謀之楊公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力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談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

每憾此事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時修王朝史事皆公總裁是非悉徵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公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太子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封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東宮因令公爲周易直指置齋閣中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產諸物或得其饋日以進上閱之無公名獨召問公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有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遽命燬其目公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參政者風駛舟上下不能艤舟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縣令先日候無耗翌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鷄束薪相貽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正統初每朝罷

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正統九年以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八十八黃文簡公准永樂初以中書舍人與解縉輩七人同直文淵閣永樂十二年坐事繫獄凡十年著有省愆集獻陵卽位出獄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嘗有告黨逆者公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大獄遂息靖難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上卽罷之虜酋阿魯台旣納款欲收女直土番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誓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公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則愈難爲矣豈可墮其奸謀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城大寶法王初至京上欲刻玉璽賜之以璞示公公曰朝廷賜諸番

制勅所用不過勅命廣運二寶今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上甚嘉之嘗讀廷試卷於上前同列有不直者公必正色直之不少隨順於是人有目公爲太認真者亦不少變也宣德八年公已致仕以謝諭祭塋其父入朝遂留主會試以曹鼎爲進士第二鼎以狀元及第

楊文定公溥洪熙元年以太常學士入閣仁宗初漢庶人潛謀奪嫡離間宮臣公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供食數絕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公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不以貧窶患難介於中仁宗登極釋公入內閣典機務上欲日近公因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命公掌閣事上手弘文閣印授公曰朕用卿在左右非止勸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卽有建白封議以進其倚任如此洪熙改元公方執政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

知府甚有惠政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爲竟不致一書逮公卒乃祭而哭之謝知己云正統十一年以少保武英大學士卒年七十五

高文義公穀正統十年以工侍學士入閣正統乙亥秋順天鄉試劉公儼爲考官有二執政以子入試不中交章奏儼云取不公欲置於法乞詔翰林及六科十三道覆考公時以疾不出一聞之卽強起預考畢毅然入言曰人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可乎由是儼得釋景泰初虜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貂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遂榮也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公以忠謹故上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可賜致仕公旣歸田杜門不

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公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其方毅端靖潔廉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當時內閣七人議論每相齟齬公獨持正嘗曰清議可畏以是見忌於人亦以是受知裕陵云天順元年以少保謹身殿大學士致仕卒年六十七

彭文憲公時正統戊辰狀元十四年以修撰入閣丁艱服除不入天順元年以太常少卿學士復入戊寅春上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公謂李公賢宜有恩典及人賢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公曰非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敕百姓年八十與冠帶老老及人之意始與上徽號相稱賢從之卽擬進呈上大悅及憲皇嗣統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宜尊所生母且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且宣德自有例公曰宣德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同議者皆相視莫敢言夏乃作色曰你每偏懷貳心